

# 文化与认同: 印尼华裔青少年 调查研究

王爱平

(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我们依据对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探讨印尼华裔青少年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与文化认同问题。调查表明,印尼华裔青少年这一群体具有比较强烈的华人认同意识。他们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人际交往方式等方面承传、保留了中华文化传统,而且比较强烈地认同这一文化传统,通过认同华人文化来保持华人身份的认同。同时,他们也接受了印尼和西方的一些生活习惯与思想观念,正在塑造新一代印尼华人文化。

**[关键词]** 文化; 认同; 印尼华裔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20(2004)06-0079-07

印度尼西亚有华人740多万,人数居世界各国华人之首。1998年5月印尼发生排华暴乱以来,印尼华人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自1965年“9·30”事件后,印尼苏哈托政府对华人全面推行强制同化政策,并且把清除华人的文化特性作为其同化政策的重点,禁止华人说华语、用华文,禁止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等等。30多年过去了,在全面强制同化时期成长起来的印尼华裔青少年一代语言与文化的现状究竟如何?他们是否已经被同化?这些都是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1999年以来我们开展了对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sup>①</sup>,具体探讨印尼华裔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现状及认同问题。本文依据调查材料对印尼华裔学生的宗教信仰、日

常习俗等文化特征及其认同问题进行考察分析。

## 一、调查研究的目的、方法与基本情况

族群(ethnic group)及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是近年来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概念。认同(Identity)是源于心理学的术语,现已相当广泛地为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所运用,本文用来表示个人或群体的“归属感”,即:个人或群体(行为的主体)与主体以外的对象(即客体,包括个人、团体、观念、理想及事物等)之间,产生心理上、感情上的结合关系,结果在潜意识中,将自己视为对象(客体)的一部分而行动。<sup>[1]</sup> 印尼华人的族群

**[收稿日期]** 2004-07-12

**[基金项目]** 国务院侨办人文社会科学项目(00QSK07),福建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2001B096)

**[作者简介]** 王爱平(1953-),河南虞城人,华侨大学副教授,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社会文化史和华侨华人研究。

<sup>①</sup> 从1999年开始至今的这项调查研究,有赖于多位同事的参与和支持,他们是方绍峰、林贤德、乔印伟、朱蓉玲、陈宏东、王易平、杨初艺、陈曼西等,集美大学黄露、赵永良等同学给予了帮助;印度尼西亚国民教育部校外教育司中文综合统筹协调处、印度尼西亚东方语言文化中心陈玉兰女士和菲律宾鄢市恩惠中文学校黄淑媛老师等提供了大量资料。

认同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主观归属感——按照所认同族群的典型来定义和评价自己,一个人也会根据他认为该族群的行为规范所要求的去做。<sup>[2]</sup> 尽管学界对于族群、族群认同的理论有诸多的争议,但一般认为,任何族群都不可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族群认同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族群认同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sup>[3]</sup> 著名东南亚华人学者王赓武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东南亚华人多重身份认同的理论,并提出研究种族、国家、阶级、文化等的多重认同规范、标准。<sup>[4](P252-253)</sup> 庄国土教授近年提出,可将东南亚华人的认同分为政治(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两大类,认为其他各种认同都可以归于这两类认同<sup>[5]</sup>,并进一步指出,华人的文化认同是东南亚华人族群认同的核心,族群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认同。在华人族群认同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族群文化意识,强烈表现为自我的华人意识(Chineseness)。华人意识,即主观上认为自己是华人的意识,日益成为东南亚华人认同的基础。<sup>[6]</sup>

虽然族群认同的表现是主观的,但认同却往往可以通过文化表现来透视。从印尼华人南来移民的历史来看,由于为印尼华人移民构成的特点所决定,使得闽粤地区的民间文化在由祖籍地传承而来的印尼华人文化资源中占有重要地位。另外,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30多年对中文使用的严厉禁止,又大大阻碍了中文典籍文化的教育与传播。因此,我们对印尼华裔青少年文化现状的研究,比较注重从生活文化的层面进行考察,同时注意考察分析他们的华人意识。

我们的调查对象是集美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学习汉语的印尼华裔学生。学校的前身为陈嘉庚先生所创办的厦门集美华侨补习学校以及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集美中国语言文化学校,每年均有大量东南亚华裔学生入校学习汉语,近年来印尼学生人数高居各国学生之首。特别是1998年印尼排华暴乱发生后,大批印尼华裔青少年涌入,可说是一种带有“避难”性质的留学。我们利用直接任教的有利条件,从1999年开始对印尼华裔学生展开调查。调查的目的是要了解印尼华裔学生语言与文化的现状,其重点是了解汉语言及中华文化在他们身上究竟还有无留存、积淀和影响,以及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问题。

为了多方面、多角度地对同一问题进行调查和对比分析,我们同时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裔学生、非华裔外国留学生、印尼学生的家长、华文教师以及印尼归侨、长期从事华文教学的老教师等几类人员进行了调查,并利

用赴印尼教授汉语的机会在雅加达、泗水和巴厘岛的华人中进行了有关的调查。

为了保证调查的信度和效度,我们采用了问卷与观察、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使用中文问卷,基本上采用结构化问卷,且95%的问题做到量化。设计问卷时,一是特别注意从印尼华裔青少年的视角出发进行设计;二是从印尼华人承传中华文化方式的特点出发设计题目。而且,我们采取了在任教的班上“做作业式”的填答问卷的方法,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对调查资料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计算机技术(先采用EXCEL,后采用SPSS软件)和现代统计分析理论、方法对问卷进行定量分析,对观察和访谈的资料进行定性分析,并将两方面结合起来,使之互相验证,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

从1999年开始,到2003年12月为止,我们先后对学习汉语的278位印尼华裔学生、1位印尼非华裔学生、95位菲律宾、泰国、柬埔寨、缅甸等国的华裔学生以及58位非华裔留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同时对一些印尼华裔学生家长、印尼归侨以及本院、印尼和菲律宾的华文教师进行了访谈调查;另外还组织了有关的座谈调查。我们将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对研究对象的语言与文化现状进行介绍和描述。

对印尼华裔学生调查的基本情况如下:在246份有效问卷中,男生96人,占39%;女生150人,占61%。其中:一年级133人,占54%;二年级88人,占36%;三、四年级25人,占10%。他们全部出生于1965年“9·30”事件之后。年龄最小的为11岁(1990年出生,按调查时的年龄计算,下同);年龄最大的为34岁(1968年出生)。另有几位年龄较大的学员,我们进行了问卷和访谈调查,但不作为“青少年”来统计分析。来中国学习前的最后学历,大学及以上101人,占41%;高中生111人,占45%;初中生22人,占9%;未填写12人,占5%。

学生在印尼的居住地,分布在印尼最大的几个岛屿: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以及著名的巴厘岛。大都居住在雅加达、棉兰、巨港、万隆、泗水、三宝壟、坤甸、乌戎潘当、锡江等大中城市及附近的中小城市,均是华人聚居的地方。祖籍地为福建省(包括金门)的有155人,占63%;广东省的有22人,占9%;知道是客家人,但不知是何地的有10人,占4%;不清楚者59人,占24%。祖籍地为福建省的,其中闽南地区为多数,另有福州、福清、莆田、龙岩等地区。移居印尼的时间大都在三、四代以上。具体情况为:第二代占5%,第三代占33%,第四代

占30%，第五代占5%，不清楚者占27%。另外，根据访谈调查可以确定，回答“不清楚”者均为三代以上。家庭从事职业情况：问卷中显示出父亲从事工商业者占91%，祖父从事工商业者为47%（部分学生因祖父已过世而未填写此项。下文凡是有有关“祖父母”的统计数据均有此情况，不再一一注明）。

综合上述调查情况，可以看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家庭背景具有这样的特点：出生在移居印尼三、四以至五代的新客华人家庭，生活在大中城市或其附近的小城市，家庭多从事工商业，大多数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且上一代人接受过华文教育。

## 二、宗教信仰和中华传统民间信仰

印尼宪法规定，印尼的建国五项原则（潘查希拉）为信仰神道、民族主义、民主、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把信仰神道放在第一位，要求每位公民必须信仰宗教。印尼政府对华人实行的政策是既允许华侨华人信仰宗教，又力图对与中华文化有渊源关系的华人传统宗教文化加以限制甚至取缔。苏加诺执政时期曾经把华人信奉的“孔教”（儒教）列为国家承认的六大宗教之一，但苏哈托执政时期又宣布取消了孔教的合法地位。

为了全面了解印尼华裔学生的宗教信仰现状，我们在问卷中，除了列有在印尼合法的六大宗教，还加上了“中华传统民间信仰”和曾经一度在华人中有一定影响的“三教会”（儒、释、道合一），并列有“其他”一项。对学者们认为属于印尼华人宗教的“宗亲会”<sup>[7]</sup>，因考虑调查对象对此的理解和接受情况，未列入，而将其放在“与华人团体联系”的项目中进行调查。所谓“中华传统民间信仰”，是指从祖籍地——闽粤地区传承过去的民间信仰习俗。问卷从闽粤地区民间信仰神祇和风水、命相、占卜以及祭拜祖先三个方面设计问题。

从调查统计可以明显看出：

第一，祖父母、父母亲、学生本人及兄弟姐妹这上下三代华人中，信仰佛教者为最多，青少年一代信仰佛教者仍居首位。佛教可视为印尼华人的传统宗教信仰。由于佛教一直是印尼政府承认并鼓励发展的宗教，特别是由于孔教被认为与中华文化关系密切受到官方的限制甚至一度被取消，中华民间信仰习俗被禁止，所以印尼华人大都选择了佛教。

第二，孔教在印尼已经发展成为不折不扣的宗教<sup>[8] (P62)</sup>，虽历经磨难，但仍在华人家庭中代代承传，在

调查对象——大多数是新客华人家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中仍然有孔教的传人。

第三，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人数一代比一代增多。如果把学生本人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人数加在一起，总数已经同佛教、孔教等华人传统宗教信仰人数相当。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西方文化的广泛影响；二是从历史角度看，基督教与天主教在华人中有一定基础；三是最主要的原因，即华人子女或是不能到当地国民学校就读，或是因为去这种学校会被叫做“支那”（cina）受到歧视、侮辱，而不愿意去，只能选择到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学校就读（据访谈材料），加入基督教、天主教就很自然了。

第四，调查对象中无一人信仰伊斯兰教。尽管有学者估计，在苏哈托执政时期印尼华人中信奉伊斯兰教的比例出现上升趋势<sup>[9]</sup>，但是就到我校学习汉语的这部分华裔青少年而言，他们一致认为，印尼的伊斯兰教与华人格格不入并且仇视和排斥华人。不过，他们也一致认为，印尼大部分伊斯兰教徒对华人友好的。

第五，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及趋势。除佛教、孔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之外，年轻一代华人中也出现了印度教、“三教会”的信仰者。

不论选择哪一种宗教信仰，大多数印尼华裔学生仍保持着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习俗。问卷中直接填答该项的占总人数的20%，似乎比例不大，后来了解到这可能是答卷人理解不同所致。由于印尼华人在当时的特定社会条件下，把所信仰的那些源于中国的神灵，所遵奉的那些民族传统习俗、仪式及其文物等通过依附佛教而保留下来<sup>[10]</sup>，有不少学生以为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神明、习俗属于佛教，以为妈祖、关公等是佛教的神。实际上保持中华传统民间信仰者占大多数，这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多神信仰。请看表1的调查统计：

表1 对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神祇的了解情况(%)

	知道	通过家人知道	看到或参加祭拜仪式等其他途径得知
观音	100	73.6	56.5
妈祖	76.8	54.9	37.8
财神	97.2	67.5	44.3
土地公(福德正神)	87.8	65	38.6
八仙(八仙公)	82.5	50	52.5
关公	91.5	64.6	50.4
孔夫子	85.8	38.2	51.6

其次是坚持祭祀祖先。祖先崇拜是中国宗教形态中

最重要的特色。所谓祖先崇拜就是相信祖先的灵魂不灭,并且成为超自然的一部分而加以崇拜。<sup>[11](P171-172)</sup>祭祀祖先是“祖先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问卷统计显示,在过春节时,要祭拜祖先者 72.5%,祭拜祖先时磕头者占 30%,给去世的长辈烧香或烧纸钱者占 65%,其中 35% 的学生曾跟长辈一起到过中国探亲、祭拜祖先。另外,有家庭成员参加宗亲会的 95 人,占 38.6%,有家谱的 52 人,占 21.1%。

第三,这些华裔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数理、命相、占卜等信仰习俗相当熟悉,情况如下:知道和了解当地的风水先生者占 82.5%,并且全都知道风水先生的作用是为别人选择墓地或建新房的地点,办商店、工厂的方向等。知道和了解各种算命占卜方式的人数比例:生辰八字 60%,测字 40%,面相、手相 95%,求签 86%、摇钱 77.5%，“卜杯”<sup>①</sup> 37.5%，电脑算命 77.5%。“是否相信算命”一项,相信者有 5%，不相信者有 32.5%，有点儿相信者比例最高,占 62.5%。

“以命相与风水为主体的宇宙观”，“可以说是全世界华人在体质外观之外被辨认为华人的三项主要指标”之一。<sup>[12](P141)</sup>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交相感应的“天人合一”，体现为追求人与时间和空间的和谐。算命卜卦千百年来都是中国人精神生活中重要的一环,体现出传统时间和谐观念的追求,风水堪舆可说是民间信仰中空间和谐观念的核心,这些都已经深深融入印尼华人青少年的深层文化心理。

由此可以认为,这些印尼华裔青少年比较多地承传了从祖籍故乡带去的、富有地域特点的中国传统民间信仰。陈志明教授指出,在东南亚华人聚居的国家或地区,中国民间信仰通常被统称为“华人信仰”(chinese-religion)<sup>[13]</sup>。调查中发现,不论信仰哪一种宗教,都与他们对自己华人身份的认同联系在一起。即使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也并未放弃华人的传统信仰习俗:大部分仍然要祭祀祖先,只是“扫墓不烧纸、祭拜不磕头”;也有一些同学依然跟父母一起去“拜拜”,认为拜神同信仰基督教并不矛盾。对他们而言,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与其说是一种信仰,不如说是表明自己华人身份的一种方式更为确切。

马来西亚学者萧依剑先生认为:“华人通过宗教来维持他们的特性。”<sup>[14]</sup>可以看出,当今这些印尼华裔青少年依然是通过宗教信仰,包括中华传统民间信仰来保持对

华人身份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即使是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与这种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也是一致的。

### 三、节日、生活习俗与文化认同

#### 1. 节日习俗

岁时节日及有关习俗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0 多年来实行全面强制同化改革的印尼政府一直严厉禁止公开举行庆祝中华传统节日的习俗和活动。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会怎样看待这些节日?是否还保留这些传统节日习俗?

问卷列出福建民间比较重视的春节、元宵节、中秋节、清明节、端午节、七月半节、冬至节等传统节日,要求在“过这个节”、“知道这个节”、“不知道”三个选项中选择一项作答。“过这个节”和“知道这个节”包括了解这个节的习俗。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中华传统节日了解情况表(%)

节日	了解程度	
	过这个节	知道这个节
春节	100	
元宵节	72.4	10.2
中秋节	85	10.6
清明节	65	25.6
端午节	72.8	23.6
七月半节	48.4	31.3
冬至节	47.2	9.8

上表统计显示,印尼华裔学生对中国传统岁时节日习俗的承传有较高的比例。

在印尼那种高压政策下他们怎样过春节呢?还能保留多少春节的传统习俗呢?有 97.6% 的学生填答要全家在一起吃年夜饭,有 95.2% 填写了互相拜年,要祭拜祖先的有 70.3%,长辈给晚辈压岁钱的有 88.6%,贴春联的有 30%。学生们谈到,2000 年以前政府不允许贴春联,有时偷偷地在家贴春联,不贴在大门外面。过年之前要打扫房子;过年时不许扫地;不能说吉利的话;要穿新衣服,穿漂亮的衣服,穿红色的衣服。大家要去庙里“拜拜”,还要在庙前面舞龙舞狮,等等。在苏哈托当政时期,舞龙舞狮、公开庆祝春节的庆典一般是由当地华人组织或华人领袖出面向有关当局申请、活动甚至送礼行贿,得到批准进行的。另外,拜年时保持跪拜叩头礼节的有

① 闽南一带流传至今的一种占卜方式。“杯”即“杯玦”,用竹片或木片制作的占卜工具。

13%，一般是在家庭或家族内部对直系长辈；对家庭以外的华人拜年，一般是双手作揖；祭拜祖先时要跪拜叩头的有34.6%；曾经跟长辈回中国老家过春节的有25%。喜欢过春节的比例在99%以上。

这些似可说明，印尼华人依然顽强地坚持了庆祝华人农历新年的习俗。华人青少年一代对中华传统岁时节日习俗的传承和遵奉，“对于保持华人社会的中国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sup>[15](P17)</sup>，这也显示出所调查的印尼华裔青少年具有较强烈的华人意识。

## 2. 饮食习惯

饮食习惯爱好是文化形态的表层外显的部分，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认为“某种程度的中国饮食习惯可作为全世界华人在体制外观之外被辨认为华人的重要指标之一”<sup>[12](P141)</sup>。对此的调查了解也是考察印尼华裔学生文化现状必不可少的一项。我们在问卷中列出了印尼饭菜、中国饭菜、西餐三个项目，请学生将“自己及家人喜欢吃”的情况填答，可以有多个选择。结果显示，祖父母一代喜欢吃中国饭菜的人数最多，其次是印尼饭菜，第三是西餐，而且，相当多的人仅仅喜欢吃中国饭菜。父母这一代仍然是喜欢吃中国饭菜的人数最多。学生本人这一代则是喜欢吃印尼饭菜的人数已多于喜欢吃中国饭菜的，不过人数差别很小，喜欢吃西餐的人数大大增加。时常有一些同学受母亲之托，回国时要买中国菜的调料品及中药带回去。访谈中感觉到，他们对中国饭菜的喜好实际还隐含着对“家”的那份亲情。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仍然保留有中国饮食文化中传统的食物冷热观念，大都知道，芒果、榴莲、荔枝、龙眼、牛肉、鸡肉是“热”性的；苦瓜、冬瓜、黄瓜、椰子、西瓜、鸭肉是“凉”性的；还有一些蔬菜和水果是不“热”不“凉”的。其中一些同学还知道自己的身体是“热”性或“凉”性的，应该多吃或少吃什么食物。这就不仅仅是个饮食问题，而且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疗健康观念以至宇宙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饮食法则可以说是医疗健康观念系统的一个次系统。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第三、四代的印尼华人青少年对印尼的饮食已经完全习惯，但又通过家庭的影响保留了对中国饭菜的喜好并与当代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一样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接受了西餐。他们对三类代表不同文化体系饭菜的喜好，已体现出印尼年轻一代华人文化正是印尼文化、中华文化、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

## 3. 中医诊疗

中医诊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

中医的理论和治疗方法直接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其诊断和治疗的观念也体现着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中医疗法随华人流传到印尼已经很久。印尼华裔青少年对中医的了解与看法如何？这也是考察他们文化认同的一个可行的视角。

问卷中设计了有关的调查内容：“是否看过中医，用中医疗法治过病，效果如何？”并且列出了7种具体的治疗方法。统计结果表明，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裔学生相比，甚至与中国青少年相比，印尼华裔学生对中医有着更多的了解，有着更多的实践感知，也更相信和认同中医。在246名调查对象中无一人没有看中医的经历，7种疗法也没有一种是无人经历的。吃过煎中药的人占82.1%，吃中成药的比例最高，有90.2%，贴膏药和涂抹外用的人占74.4%，针刺25.2%，拔火罐32.1%，刮痧65%，按摩70.3%。关于中医疗法的效果，仅有1例认为针刺效果不好，1例认为外用效果不好，其余均认为有效或效果好。

他们在谈到自己生病的原因时，会很自然地使用“上火”、“受寒”等中医术语——亦即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体疾病的概念。他们对瓦西德总统请中国的中医大夫治疗眼疾已见成效津津乐道。有不少调查对象表示当中医大夫是自己的职业选择，已有多位学生后来去学中医和中药制作。由此可认为，印尼年轻一代华人在接受中医治疗的过程中，从文化的深层结构上接受了中华文化的熏陶，他们“信”中医、学中医，愿意当中医大夫，表明了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认同，也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认同。

## 四、中文姓名、生肖属相、交往礼仪与文化认同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为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血统观念和姓氏制度。一般来说，愿意保留华人特性的华人都极为重视自己的祖姓。因此，要求华人改换姓名也成为印尼政府长期推行的强制同化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正如廖建裕教授所指出的，“冲淡华人身份认同最重要的措施”，是1966年12月发布的“改名换姓法令”<sup>[8](P123)</sup>，要求每个华侨华人都必须采用印尼文的姓名。我们的调查对象绝大多数是实行这一法令以后出生的，他们的护照上均使用印尼文姓名。但是他们在中国全部使用地道的中文姓名。那么，他们的中文姓

名是什么时候取的?中文姓名在印尼能使用吗?他们的印尼文名字与中文姓名有无关联?

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印尼华裔学生是从刚一出生就取了中文名字,保持了祖姓,这种情况的比例高达95%。他们的中文名字大多是非常地道的中国人名字,或是福建、广东一带传统的取名习惯用字,也有一些是带有现代时代色彩的用字。有一些用字很明显是中华文化的影响,如春春、秋燕等按照出生的季节而取名,因为印尼地处赤道附近,是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的。还有用烜、瑄等现代很少用的表示尊贵的字。

在法定使用的印尼文姓名中,少数是直接将中文姓名音译而成,大都设法保留了自己的祖姓。在印尼文中保留的“汉姓”,采用以拉丁字母为其汉语方言(闽南话、广府话、潮州话、客家话等)读音注音的办法。比如“陈”姓是按闽南话发音写为“Tan”;“杨”按闽南话发音写为“Djdo”;“林”为Lim;“黄”为Wi;“吴”为Gu;“许”为Kon。不过,不少人在姓氏后面又加上了一些“Jaya”等无单独含义的音节,以使自己的华人姓氏更像印尼文,更符合印尼的习惯。他们普遍对自己的姓氏很感兴趣,有一篇课文讲到中国人的姓氏,列举了人数最多的19个姓氏,他们看到自己的姓氏陈、林、黄、吴等列在其中而感到非常兴奋。上课时使用了一个电脑软件——《百家姓》,他们纷纷查找自己的姓氏,当发现自己的姓氏源远流长,同姓有众多的知名人物时,他们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中文姓名的使用是在家庭内部、亲戚之间以及华人社区中。许多家庭对子女、孙子女称呼中文名字。在印尼学校均使用印尼文名,同龄的同学、朋友之间大都称呼印尼语名。

调查中还发现,许多人取中文名字仍是按照传统的中国人取名习俗,请学识渊博的“先生”按家谱上规定的世代排名制,或者按生辰八字、阴阳五行、笔画数格等规则来命名。他们把取中文名字当做是人生的一件严肃、重要的大事,不管有无可能公开使用,取一个中文名字必不可少,即便是一些比较“印尼化”的家庭也是如此。总之,他们对中文姓名的保留,对祖姓的保留,既保留了华人身份的表征,又与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视家庭和姓氏的观念相联系。这是一种对华人身份的认同,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

生肖属相习俗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内容,它与中国传统纪年、历法、人生观念、宇宙观念等都有密切联系,也被印尼华裔青少年接受下来。在278名调查对象(包括无效问卷)中,不论年龄大小,无人不知自己的生肖属相。当初设计这一问项时,完全没有想到其比

例会高达100%。

在人际交往、礼仪习俗方面,他们也沿袭保留了中华文化传统。他们沿用并很熟悉汉民族那种以家族为本位的一整套称谓。祖父母、岳父母、哥嫂、姐夫等称呼的闽南话发音已经成为印尼语的一部分,不管说汉语或印尼语都可以使用这些称谓词语。印尼华裔学生往往是表兄妹、堂兄妹结伴来学习,对亲属关系以及其间的称谓清清楚楚。汉民族以亲属称谓称呼非亲属的礼俗也被他们接受并沿用,如对不同年龄的男士分别称之为阿公、阿伯、阿叔、阿哥等。打招呼见面寒暄也往往采用中国式的表示亲热的礼俗用语。

综上所述,这些印尼华裔青少年具有比较强烈的华人文化认同意识,他们通过认同华人文化来保持华人身份的认同。他们通过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人际交往方式等程度不一地承传、保留了中华文化传统,并比较强烈地认同这一文化传统,甚至还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化上的优越感、自豪感。同时,他们也接受了印尼和西方的一些生活习惯与思想观念。

王赓武教授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华人文化认同问题时,曾提出两类文化规范。“第一类是华人认为作为华人,对他们具有约束力的华人规范(甚至当他们无法达到时也是如此)。这些规范包括学习华文,维持家庭关系(特别是通过遵从有关生育、婚、丧的规范来维持),以及对宗族、地域及其他加强华人社会团结的类似组织的支持。第二类是华人认为有用并有必要接受的那些现代文化规范。这些规范包括华人社会以外的教育标准和职业结构,还有非华语的外语技能,甚至还包括宗教皈依及所有各种反映多样化社会复杂性的社会习惯。”<sup>[4](P253)</sup>第一类规范可以看做是华人传统文化规范,第二类可以看做是华人现代文化规范。这两类文化规范在形成印尼华人文化认同的意识上都起着一定作用。虽然经过长达30多年的强制同化政策,印尼华人仍在顽强地、艰难地尽力维持着他们认为作为华人必须遵循的文化规范。他们冒着被关押坐牢的危险对子女进行华文教育,维持华人的家庭关系、伦理关系,维持着华人的宗教信仰、人生礼仪、节日习俗,维持着华人的一些社团组织,以此来维护华人身份的认同。在这样的华人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华裔年轻一代耳濡目染,已滋生出对华人传统文化认同的意识,同时,他们也接受了有必要接受的原属于中华文化以外的现代印尼文化规范,并努力将其变更为现代印尼华人文化。他们已完全掌握了印尼语,比较好地掌握了英语,特别重视现代教育和文化层次的提升,或

者在保持华人身份认同的前提下皈依基督教、天主教等。总之,他们正在塑造新一代印尼华人文化。

目前,研究印尼华人某一群体的专文还比较少,希望

我们的调查与研究有助于具体、深入地了解印尼华裔青少年的认同问题。

### [参考文献]

[1] 崔贵强. 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1945—1959[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 1.

[2] 居维宁. 海外华人的种族认同[A]. 陈文寿主编. 华侨华人新论[C].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7. 83.

[3] 周大鸣. 论族群与族群关系[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1, (2).

[4] 王赓武. 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与研究[A]. 中国与海外华人[C]. 香港: 商务印书馆, 1994.

[5] 庄国土. 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3).

[6] 庄国土. 论东南亚的华族[J]. 世界民族, 2002, (3).

[7] 许国栋. 从华人的宗教信仰探讨印度尼西亚的同化政策[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2, (1).

[8] 廖建裕. 现阶段的印尼华人族群[Z].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2002.

[9] 孔远志. 印度尼西亚华人穆斯林的历史与现状[J]. (香港)华人月刊, 1993, (12).

[10] 张禹东. 印度尼西亚全面同化政策下的华人宗教文化[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3).

[11] 李亦园. 宗教与神话论集[C]. 台北: 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8.

[12] 李亦园. 从民间文化看文化中国[A]. 人类的视野[C].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

[13] Tan Chee Beng.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M]. Selangor, 1988.

[14] 萧依剑. 这一代印尼华人[N].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1989-12-15.

[15] 颜清滢. 新马华人社会史[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

(责任编辑 林 间)

## Culture and Identity: Investigation on the Teenagers of Chinese Descendents in Indonesia

WANG A+p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Culture,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students of Chinese descendents in Indonesia in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uaqiao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faith, habit and cultural identity. It shows evidently that the teenagers have identified themselves with Chinese; they have inherited and protected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on faiths, habits an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m. Besides this, they have also kept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by means of identifying themselves with Chinese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ve not forgotten to accept Indonesian and western habits and ideas, so as to shape a new kind of Chinese culture in Indonesia.

**Key words:** culture; identity; the teenagers of Chinese descendant in Indonesia